

中国女性主义学术论丛

荒林 主编

徘徊在边缘的女性主义叙事

feminism narration wandering on the verge

禹建湘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徘徊在边缘的女性主义叙事

禹建湘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徘徊在边缘的女性主义叙事 / 禹建湘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4. 10

(中国女性主义学术论丛: 7/ 荒林主编)

ISBN 7-80195-171-9

I. 徘... II. 禹... III. 妇女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05951号

徘徊在边缘的女性主义叙事

作 者 禹建湘 著 责任编辑 刘 鸿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2/3/5/6

邮购热线 (010) 68992190

电子信箱 jiuzhoupress@vip.sina.com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8.7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0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95-171-9/C·80

定 价 300.00元(全套十二本) 本册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个人简介

禹建湘,男,1970年6月出生,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近年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转载。

2017/9/10

CONTENTS

目 录

001	总序:中国女性主义学术论丛
-----	---------------

第一章 女性的边缘身份

007	第一节 女性性别的边缘性
026	第二节 女性社会的边缘性
051	第三节 女性文化的边缘性

第二章 女性主义写作立场

067	第一节 性别甄定
087	第二节 弑父快感
111	第三节 重塑形象

第三章 女性主义文学的叙事策略

122	第一节 身体写作的性爱诉求
138	第二节 镜中之我的确立
151	第三节 同性之爱

第四章 女性主义文学拒绝匿名

- 172 第一节 女性被匿名
- 179 第二节 女性的写作白日梦
- 186 第三节 逃脱匿名
- 199 第四节 批评的解蔽
- 207 第五节 摆脱陷阱

第五章 女性主义文学主体重新确认

- 216 第一节 女性主体的消解
- 227 第二节 女性主体的两难
- 233 第三节 女性主体的多元化格局

第六章 边缘的守望与发展

- 248 第一节 文学在边缘中的守望
- 257 第二节 女性主义的出路与发展
- 273 主要参考书目
- 277 后记

中国女性主义学术论丛

总 序

荒 林

我们是否有自己的女性主义？我们对女性主义了解多少？

这样的疑问经常出现在很权威的学术场所，通常由权威的发问者提出，也许我们不一定是因为受到排斥而意难平，却很难不反思一下：我们用什么来回答提问？

用中国女性主义这个词有何不妥？

中国的，女性的，主义的，对应着地域、性别和立场，看不出虚指和空白，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身边和自己身体上的这一场精神变革，不仅在改革开放中有着对应的外来词汇，与全球性别转型相与应和，且始终在中国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重建中动构着中国文化新的价值体系。再往前溯，马克思主义之后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主义之后有中国式的启蒙思想，与之同步甚或更早进入中国的女性主义，为什么不能命名为中国女性主义？

中国女性主义学术论丛（12本）是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中国女性主义》（为连续出版物，每季度出版一卷）之后，对于中国女性主义的再一次实力展示。她并不准

中国女性主义
学术论丛

Feminisms in China

备做出咄咄逼人的宣言,或是相反以故弄玄虚的弱者姿态,来表明自己的并不如意的生存境况。她也许可以微笑如蒙娜丽莎,因有一种内在自信与力量,其青春的美丽和母性的光辉,当在平和宁静中呈现。

《中国:与女性主义亲密接触》以第三者和亲历者的双面角色,以汇编方式深入浅出地勾勒出中国女性主义发生、发展的细节,和她在各个学科领域悄然生长的脉络,当人们结合身边的社会问题来理解女性主义所关注的理论范畴,就不能不理解中国女性主义的努力和自觉自愿。《女性社会地位评价方法研究》则深透地分析了女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及婚姻家庭结构中的存在实际,指出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是由性别群体的特殊性、性别分层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所决定的,对于理解当代社会中女性的真实处境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女书与楚地妇女》以“神话、历史”“女孩、少女”和“外来的、本土的”三种比较策略,对中国历史文化中有关女性生活、思想的经验和理论,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整理,史料翔实并有珍贵的图片资料,是女性主义地方化、通俗化、民间化的尝试之作。举世瞩目的中国女书写作,绵延着女性主义自发的传统,也改变我们看待世事的眼光。

“任何一种文化,在其坚持自身尊严的同时,它总会尊重、欣赏、乃至分享同其他文化之间所存的‘差异’。文化的前行,不仅与时俱进,也常与邻并肩。”盛英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纵横谈》中,道出了女性主义的文化理想。因此她在著作中真诚说出自己集中阅读(有的是重读)一些著名男作家的作品后,竟然跌到了一派烦躁、困顿、乃至愤懑的心绪里,对于他们浓重的、中国式的男权话语,真想同他们认

真地理论一番。只有中国女性主义而不是英美或法国女性主义，能够对于中国式的男权话语切中肯的。

中国式的男权话语不仅无视女性的存在，也经常目无其他男性的存在，唯我独尊的权力虚弱着人性的尊严。因而中国女性主义不太可能走性别路线，而愿意也希望与中国的男性女性主义者结盟。《徘徊在边缘的女性主义叙事》出自一位年轻的男学者之手，他在著作中不但系统考察了女性主义叙事诗学，而且汇入了自己作为一位地处文化边缘男性的女性化经验，他的经验也是女性主义知识的分享：“当我从电脑桌边离开时，我发现，边缘化的人群中，不只是包括我的妻子，还有我。此情此景，我不禁想到：徘徊在边缘的何止是女性、抑或女性文学呢？”

身处西部新疆边陲院校的任一鸣教授，几十年如一日致力女性现代性研究，以女性文学与美学为切入口，细致而深入地分析了中国女性在语言文化困境中的抗争与超越，及通过语言文化工作进行的解构与建构探索，在她的厚重的著作《抗争与超越——中国女性文学与美学衍论（上）》、《解构与建构——中国女性文学与美学衍论（下）》中，散发出北大的学术营养和新疆的地域气息，也交织着中心与边缘对话的和声。

在女性现代性追求之中，将突破语言文化困境作为女性突困的现实策略之一，已是中国知识女性特别是写作女性的共识与共谋，《花朵的勇气》可说是对中国女性主义共谋行动的一种象征性说法。用花朵喻女人古已有之，男性中心文化取花朵美丽易谢和止于观赏来表达对于女人的意欲，作为表意符号的花朵在传统文化中传递着女人是弱者

的信息,花朵的勇气则表达了女性主义的发现,这本著作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论述中将生命世界与精神世界合而为一的理念,把新的语言方式也就是新的生活方式呈现给女性/花朵们。

或者由于花朵们的勇气足以使花朵所见略同,在《女人,做自己》中,女学者与女作家的潜对话处处闪现出生活的新见和思想的灵光,作者以女性主义的视角,透视广阔的社会现象中或隐或显的性别问题,以缜密的分析代替了武断的批判,使女性主义的分析策略以微笑的姿态展现在读者面前。正如《失笼的囚徒》指出,当代的“中国女性写作几乎成了中国女性解放的代言”,中国女性主义所面临的考验,已经深入到自由的无物之阵——作为中国当代精神解放的先锋,如何将其解放成果现实化物质化进而达到生存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更新,将是未来真正的考验。

而中国女性主义当然在与时代同步演化并悄悄扩大着自己的渗透力。这套丛书收录了中国三代女性主义学者的著作,虽然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学者和著作值得期待,却也是有相当代表性的。更年轻一代女性主义学者已呈现了网络时代或称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开阔视野与交谈姿态,体现了信息爆炸中的冷静目光和取舍修养。走在前辈女性主义学者开辟的话语场地之中,更年轻一代女性主义学者或可以舞当步、以歌当文,在言说感觉上更加轻松自如,在表达技巧上更加精致讲究。

“网络文学”为题目的书在新的世纪出版了不少,《性别视野中的网络文学》却可说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同时兼顾了性别视野的学术著作。作者将内化的性别视角与丰富

的网络经验相结合，呈现了大量的对文学网站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书中网络用语示例、网络写手资料、网络文学作品出版情况等，反映了自由表达时代的生动景象，也体现了传统性别规范向网络转移事实。虽然作者并没有在她的热情论述中谈论女性主义在网络文化生产中的作为，而是更多为网络文化生产的新异和丰富所迷醉，但是，研究网络文化生产的规律，无疑是女性主义对于知识、技术和权力的自觉介入，反过来，对于网络文化生产的规律的理解与把握，当促使中国女性主义更好地进入信息流通渠道，更好地占领文化高地。正如作者所说“一本书太小，只能被一个人拥有；一张网却很大，世界的任何一端都在其中；你我的讨论，将因这无限的网络永远延续……”

如果说网络技术为中国女性主义在地球村落中与任何国家和地区女性主义交流提供了平台，英语的普及则为中国女性主义的发言提供了底气。《英语世界中的女性解构》着力在“西方女权运动历史变迁中的女性身份”、“女权主义理论经典嬗变中的女性身份”、“与男权世界的抗争”、“走向多元融合”等话题的探讨，以中西女性在个体身份探索中所呈现出的差异为立脚点，是一部有特色的研究西方女性主义流变的著作，不仅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女性主义有帮助，且有助理解西方女性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就这个月初，在北京风入松书店我主持的中国女性主义学术沙龙上，有听众向来自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女性主义学者刘禾教授提问：女性主义在国外是怎样的？刘禾教授应邀主讲的专题是“波伏瓦的中国阅读，过去和现在”，她大约没有想到有这么大而宽的一个问题要回答。她用敏锐的

中国女性主义
学术论丛

Feminisms in China

目光环顾了一下四周的学者和听众,简洁地答道:女性主义已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在国外,如果一个学者不懂女性主义,几乎不能进行研究。我当时的反应几乎是,不久这也将成为中国的现实。虽然中国女性主义在目前还没有获得应有的学术席位,在将来却会是人人都明白的常识。这一天并不会太远。这套丛书也可说是向这一天曙色迈出的一步吧。

2004年9月11日于北京花园村

第一章 女性的边缘身份

第一节 女性性别的边缘性

一、女人是“零”

女人是什么？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女人》里指出，有人说：“女人仅不过是一个子宫而已。”^①

但这是一个怎样的子宫呢？美国当代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穷而放纵，活了八十九岁，一生娶过五个老婆，中国“新新人类”作家卫慧在《上海宝贝》中表示过是她的精神父亲——在他几乎所有的小说里，都对女人的子宫充满了嘲弄与鄙薄。在《南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里，米勒认为它不过是一条“缝隙”，一个“切口”，一个“伤口”，一个“粘糊糊的洞穴”，实质上，它就是空虚，是乌有，是零。在《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里，作品里的两个人物米勒和范·诺登在探索女性的“×”时，有着同样的描写：“我让她将它撑开，然后我将手电筒对准它……我一生中还没有这样认真地审察过女人的生殖器……越看我越觉得它没有一点意思。它能够告诉你的是：它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失望之

中国女性主义
学术论丛

Feminisms in China

①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第1页，桑竹影、南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余,他不禁对其中的骗局惊呼起来:

当你看到她们穿有衣服时,你对她们浮想联翩;你会将她们作单个的人去喜欢,但她们其实不值得你如此去对待。两腿之间也就是一条缝隙……它真让人失望!……它绝对地毫无意义……性曾经显得那么神秘,但你发现的却是一片乌有——十足一片真空……那里什么也没有……绝对地一无所有。它只是让你恶心。

这篇小说还描写了米勒亲自雇了一位妓女,试图在女性深不可测的虚无中,挖掘出某种意义来,但他仅仅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空空如也的沟壑”,一个“丑陋的裂隙”,以及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他十分清楚,艺术家在探索新奇的现象和景观方面负有崇高的责任,因此,他竭尽全力,将“妓女被操塌了的‘×’转变成一个金光闪闪的‘哑谜’”,并说服自己相信,我们的地球“只不过是四肢张开,面朝青天躺在那里的一位女人……周身沐浴在紫色的星光里”。他推理道:不管怎么说,我们人不也就是从那一“没有缝合的伤口,令人憎恶的阴沟”里降生出来的吗?作为小丑,也作为天使,他带着这一思想去“面对茫茫宇宙,和无所不在的上帝”。从这一毫无意义的“零”,还引出了男性文明这一“无穷无尽的数学世界”,甚至孕育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神圣的著作。作者讽刺道,所以,无论如何,这一“发着恶臭、不堪入目的恐怖景象”,还是应该有某种意义。

而男性的生殖器就大不一样,因为“鸡巴”就是力量。在《南回归线》里,即使向着便池撒尿时,甚至屙屎时,米勒都为一种意识而痛苦:他是高贵的。因为在“操的王国里”,“精子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上帝就是“所有精子的总和”。在《黑色春天》(Black Spring)里,米勒说得更彻底:“时时闪现在我眼前的是身体的形象——我们的阴茎和睾丸这一三位一体的上帝。右

边是圣父,左下方是圣子,在他们的中间和上方是圣灵。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神圣的三位一体是人造的。”^①

美国诺曼·布朗在《爱之躯体》中认为,女性被剥夺了行为能力,同时被赋予了双重的意义:她是性的产物,也是性爱的对象;她是阿拉伯数字中的“0”,没有内容,没有生命,对人生也没有大的影响。^②刘慧英在《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中,也论述了相似的观点,女性形象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女性的爱是无意义的,她们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最终使自己变成物。在男女的关系中,男性总是充当强者的角色,女性的欲望之所以产生,多半是由于男性的事业、地位、名誉、道德、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刺激,她们只是在献身,在表达她们对男性的臣服。

经验论者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和苏珊·格巴(Susan Gubar)在她们合写的《阁楼里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像》的绪言里,从语言的发展对男权与男性性征进行了论证。她们认为,自从维多利亚时期以来,父系的文学创作理论依附于基督教的创世说,神化了男性作者。她们从“作者(author)”一词的词源追溯男权传统所带来的性别歧视。“作者”一词衍生出“权威(authority)”,根据牛津英文辞典的解释,兼有“创始”、“增殖”、“对子嗣的控制”和“传权不辍”等意义。由于男性观点一直统治着文学,所以“笔(pen)”可以视为男性生殖器“阴茎(penis)”的象征,“男性性征……实际上是文学权力的本质。诗人之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不只在比喻的意义上)就是一个男性生殖器”。这就暗含着“笔”为男性所独有,文学是父系的专利。她们认为,自亚里斯多德以来,

^①参见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第477-488页,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②参见郭宏安、章国锋、王逢振编《二十世纪西文论研究》,第5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西方的文学传统强调模仿，仿佛文学创作者是人间的半神，模仿天神的创造行为，以其作品为一个镜中的宇宙，或者像浪漫主义诗人所说的那样，作品是万能上帝房屋创造的回音。因此，如果创作是男性的行为，那么男女两性的主、客体地位也就确定：男性是积极的、主动的，女性是被动的、接受的。于是，文学创作便被认为是男性居主动地位的文学性行为。

在这种解释当中，创作的作品不仅是作品的实体，而且还是权力的象征，代表着神授的主权和父权。作者（男性）是文学家族中的族长，女性是这个家庭的从属，是作者塑造的雕像。正如诺曼·布朗所评论的那样：“诗是创造的行为，是生命的行为，是机型的性行为。性的特征就是诗。美女是我们的创造物，或者是皮格马利翁的雕像。美女是诗；（佩脱拉克的）的劳拉确实就是诗”。吉尔伯特和格巴认为，自古以来，权力和享受是两性性行为对立的原则，分别为男性和女性所有，然而既然男性已经垄断了权力，必然会进一步湮没女性拥有享受原则的生理事实，在文明社会中则会剥夺女性创作的自我。^①

当然，“零”并不意味着女性就一无所有、对男权社会就无能为力。当代女性主义者，则赋予“零”新的含义，“零”一方面表示着“无”，另一方面也表示着不受拘束，女性是“零”，意味着女性对现有所有的价值体系都可以不予接受，“零”是自由的代言。这一点，我们从女性主义作家陈染与诗人兼学者荒林的对谈中可窥其义：

荒：那个倪拗拗挣脱了父权，成了一位零女士，零女士的诞生是不是你的“超性别意识”的表达？

陈：“零”就是没有，没有束缚，也没有对抗，这里的“没有对抗”并不是真的不对抗，而是一种用否定外在的姿态，来捍卫

^①参见郭宏安、章国锋、王逢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511-512页。

自己。实际上这是最为彻底的对抗。就如同人们可以说服一个与你争论的人,但无法说服一个对你沉默不语、甚至对你面带微笑的人一样,她已经不屑与你争论或对抗了,她太清楚自己坚守的是什么。她自己是零,零是自由的状态,还有……零的感觉可丰富了。

荒:“零”还挺难把握的,要自己重新确立坐标。这倒是子辈脱离了父辈后的状态。就像《狂人日记》里的狂人,要走出幽闭覆盖,要寻找新生活。

陈:同时“零”还有很大拒绝性,所有价值体系都不肯接受。当时我写作时很迷恋这个“零”。我本人也有一定的排斥性。^①

由此可见,“零”在女性主义作家那里,意义已发生了新的转机,产生了新的功能,它成为女性拒绝男性社会的有力武器,面对沉默的女性,男权感到一种深不可测的危机,而女性在沉默中自由地放飞思想,“零”是女性在强大男权面前横隔的一个陷阱,从一点上来说,“零”是强悍的,在一无所有中积蓄着反抗的力量。

二、女人是“阳物妒羨”者

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的界定,其核心在于“阳物妒羨”论,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女孩发现身上缺少男孩特有的阴茎,便产生了被阉割的感觉,由此导致她消极、受虐和自恋的心理倾向。女性的谦逊和嫉妒,因而都与她的“阳物妒羨”有关。

由此观之,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女性是处在一种补充和寄生的地位。以“阳物妒羨”来界定女性心理,毫无疑问地表明了弗洛伊德的“阳物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观:

^①陈染、荒林《文本内外》,《文学、艺术与性别》第9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